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作家专卷

毕四海(上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毕四海(上卷)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I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财富与人性	(1)
苦楝树	(523)
都市里的家族	(595)
一个人的结构	(661)
车皮“传奇”	(759)
席筒·阴宅	(785)

财富与人性



第一章

林 雪

1999年3月3日，当我裹着漫天大雪赶到毕家庄来到丈夫毕天成当年亲手盖造的四间业已变成屋闲阁子的茅草屋的时候，我的丈夫已经躺在他自己制造的血泊中，那颗博士脑瓜被自己的子弹揭去了天灵盖。我突然想起了今天这个鹅毛大雪的日子——1998年的3月3日。这个开满着梨花、桃花和雪花的日子，我这辈子恐怕是不会忘记了。一切的故事，一切的巨变，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性的命运的悲喜剧，毫无疑问都是从这个日子开始的。我的警察生涯好像也是从这个日子开始了它的实质性的内容。

是的。那场人性面对财富所发生的裂变毫无疑问是从这个日子开始的。

一辆警车停在东方省公安厅大院的门口。警灯像一



毕四海卷

团火蛇在不停地扭曲、变幻。经济侦察局副局长林雪正在集合着她的“散兵游勇”——这是那个西川的语言。这是一个新局，成立才一年有余，而她这个副局长接替前任才几个月的光景，眼前的这个活儿显然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桩大活、新活。

林雪抹去脸上的雪水，顺便把额头湿漉漉的原本蓬松的头发捋到一边。雪花搅着杨花在天地之间挥洒，落到地上却顷刻化为乌有。林雪看着她的侦察员说，咱们这一次对付的可是驰名国际金融界的黄金走私大梟，东南亚的“金窟集团”，弟兄们得拿出点儿看家的真本事！平常日子一个比一个能耐，是不是钉子？

她盯着那个十分瘦小却又十二分机警、长得尖嘴猴腮的家伙。

钉子 在雪水的打扮下更加显得形象不佳，他躬着腰双手捂着肚子说，局座……我怕要坏事，昨晚贪吃了几口海南来的西瓜，吃坏了肚子，如今，肚子这个疼哟……局座，我请个假怎么样？下次咱们再跟着您干革命行不行？另一个侦察员，样子像一个落魄的艺术家，头发披散在肩头，人称“准刘欢”的说，局长大人，咱中国不是有一句很好的俗话吗？叫做——大年三十打了个兔子，有它也过年，没有它也过年。

钉子撇了撇尖嘴巴，猴脸上写出一副不屑一顾，说



局座，您这是在逼着我把话说透呀，也好，反正咱们老百姓一个，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局座，我是为您好呀，您的前任如今可是还躺在医院里呢，您又要去捅人家林大人的心肝宝贝。您知道不？人家黄金缉私队打断了您的前任两根肋条骨，屁事没有，倒是挨揍的丢了官。

钉子的这个故事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觉得他是在演绎什么。他说的林大人，我倒是能够猜得出来，我也多少有点耳闻，听说过黄金公司的老板和林大人的关系。那又有什么呢，天成不是和林书记也“哥们”得很吗？这当儿，那个“准刘欢”显然是反话正说的劝告坚定了我的信心，他说，我的局长大人，（这个假洋鬼子，总是把在国际刑警的那一套称呼搬了来，弄的我很不自在）您还听从钉子的高见吧，为什么非要去当这个英雄呢？咱们根本就不是人家沙飞的对手，好像这次行动也不是你长官的命令嘛？我没有再说什么，把我的枪拔出来，用一块红绸子仔细地擦着。

“准刘欢”的牢骚又来了，这个家伙的舌头好像生下来就是专门挖苦这个世界和整个人类的：难道这也是中国特色？非法的不非法，合法的不合法？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要来一手漂亮的叫厅头和伙计们看看，你这个洋局长不光是会摆弄电脑什么的，动



真格的也行。我整理好自己，第一个冲上了警车。伙计们牢骚归牢骚，该干活了谁也不怯阵，他们也跟着我一个一个地上了车。钉子的肚子好了，“准刘欢”又像一个标准的国际刑警了。

秦为光

国际最流行款式的候机大楼。国际一流的停机坪。波音 747 以上的飞机。78 条国际国内航线。这一切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泰国的曼谷机场和新加坡机场。这个国家也为上流社会准备好了该具备的该享受的该摆阔的该体现身份的该和平民社会划清界限的一切了。如今，这个上流社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反正也像一座山那样矗立在了你的面前——好像官方也默认了它的存在。甚至一些官方传媒也开始羞羞答答地出现了这个词汇。省部级以上的达官，可以控制、可以支配资金在 10 个亿以上的大老板，十年光景暴富起来的暴发户，文化界艺术界的大腕……这些人群大概应该算是这个上流社会的最初结构吧。一架波音 747 冲破云层，把银光闪闪的娇姿特写在头顶那块蜿蜒残缺的蓝天上，也映在了我的眸子上。这肯定是飞龙的包机。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好像就要落在我的头上。飞龙说，我已经算得上泰国上流社会的一员了……我对于自己应该怎么定位呢？我算不算中



国上流社会的一员呢？我……好像应该算。不。我应该说还不够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呀。

秦为光看着徐徐降落的那架飞机。机舱门刚刚打开，他就一眼看到身材高大英俊、长发披肩的泰国飞龙民族歌舞团的团长飞龙第一个站在了机舱门口。飞龙戴着一副雷暴墨镜，腰扎一条宽宽的纯银腰带，飞龙的身后是一些泰国民族歌舞演员，女的占绝对优势。女演员一个个头戴、胸佩琳琅满目的银饰。秦为光看到飞龙并非马上走下飞机，而是站在机舱门口向四周观望，他大概看到了机场里停着的一辆奥迪和几辆中巴，他也应该看到正在向他招手的秦为光，要不，他为什么会开心地笑呢？他扬了扬手，派头十足地走下机舱口，随即，东方省文化厅演出处处长秦为光陪着厅长紧走慢走地上前迎接。

秦为光和飞龙用艺术家的热情放荡不羁地拥抱。老伙计，你总是这么准时、及时，要您的时候您就来了，秦为光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时间就是生命嘛，飞龙说。他们两个使用泰语表示着亲热，不时地说着什么，又不时地大笑。在他们眼中，此时此刻只有他们两个人，别的什么统统都不存在了。

厅长好不容易才排上号：欢迎你们，泰国的民族艺



毕四海卷

术家们，你们给我们送来了暹罗的艺术瑰宝。

秦为光做着翻译。

我看到几个海关站在一边像傻驴一样，他们似乎都忘记了自己是吃什么饭的了。我的那些个泰国的兄弟姐妹还是很有眼光的，他们迅速麻利地把一些箱子、柜子什么的搬运到迎接他们的车辆面前，海关的那个头儿才在我的目光的授意下指挥手下人例行公事。哥们，真难为你们了。飞龙却有点儿着急，他非常不满地看着我，他要去阻挡海关又不敢。我装做不懂地折腾我的这个伙计，很配合地帮助海关去查验那些东西。海关很快就办完了公事，什么也没有发现。我也不会让他们去发现什么。海关的头儿把显然是早就弄好了的出关证交给飞龙，用笨拙的泰语说了声对不起，打扰了。他又向我瞥来意味深长的一个眼神，走了。我看着飞龙的伙计们装车，心里对自己说行啊伙计，你的路子够野的，万事大吉，就等着……

沙 飞

子弹头里，前省武术队一级教练、现任省黄金公司缉私队队长的沙飞率领着他的十几名队员，也是全副武装地坐在车子里。沙飞仪表堂堂，是一个很标准的美男



子。他那一副牙齿特别好，白玉一样晶莹剔透、细密整齐地排列成两行。虽说都是 50 岁的人了，样子却完全能够说只有 30 岁，最信的当然是女孩与少妇。

我看到了前面林雪的警车。我产生了一种快感。时代真的是脱胎换骨了。财富已经成为最伟大的魔术师，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天堂和地狱换位，可以很堂而皇之地让是变成非，可以让所有的人脱胎换骨，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老板了……

沙飞点上了一支大中华，喷吐出一串很标准的烟圈。他欣赏着自己的作品，待烟圈散尽他才说，孟总待兄弟们不薄是不是？弟兄们心中都有数。咱们都是江湖中人，讲究一个端人家的饭碗，就要为人家卖命。讲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孟总对我们每一个人可是都有恩的不是？

人人脸上都写出了真诚的认同。

一个很清秀的队员说队长，孟总不是叫我们改变观念吗？他说如今你们一个个都是国家干部了，正处副处正科副科的都有，你们是在为国家出力。

沙飞笑了，50 岁的人笑起来两个腮帮子上还清晰地显出两个酒窝，就是你小子嘴巴甜，调门高。对，



毕四海卷

对，咱们这是为国家效力。不过，我说的话弟兄们还是要刻在心上的。

嘴巴甜的队员说那是自然。

我的子弹头很轻松地追上了林雪的破车。我的司机很能够领会我的意思，把我的子弹头开的和林雪的破车并排起来，一起鸣叫着警笛一起呼啸着警灯。真过瘾小娘们。看看我怎么把你治恁。感觉如何呀骚妹子？你倒真是够浪的够洋的。你比我们老板的老二还要有味，可惜了呀干了这样一桩破事。对，挤它。把它挤到边边上，让它离右边的深渊只有一米。笨熊，你的车技呢？我可是相中了你的跑车特技才用20万元把你挖来的呀。好，干的好。小子，你要当心了呀你，你可不能够把我的心肝宝贝给挤到深渊里去。玩她。对。我就是要玩她。我这个人最喜干的事情就是玩对手。那年在北京的全国散打大比武，我就是玩的这一手，把那个河南少林寺来的小子玩了一个九九八十一回才把他打倒……

西 川

我看出来了子弹头是在玩我们。在中国也真怪了，几个破钱就能够把人整治得不知道天高地厚。那些财迷心窍的大官是这样子，敢用最笨的法子去捞最危险的



钱、抗洪救灾的钱、老百姓的养老金，一句话，没有他们不敢要的钱。那些个虾兵蟹将更是叫几个破钱撑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比如这个沙飞，不就是一个大走私犯大贪污犯的狗吗，早晚还跑了你吃枪子？难说。中国的事情和任何国家都不一样。说不定人家早晚还要升大官哩。说不定人家早晚还要当我们的上司哩。

西川对司机说来，我试试，和他们玩玩。

钉子说对，让西川和鬼孙玩玩，西川可是跑过赛车的主儿。

林雪用牙齿咬着下唇说算了，让道。

司机落后了自己的车子。

子弹头一眨眼工夫就不见踪影了。

西川愤怒地把长发甩到脑后，用最刻薄的语调说局长大人，贵国不是还有这样的规矩吗？非公安车辆不准许安装公安标志。贵国的规矩是不是都是屁话？

钉子讥笑他，老兄，这你就少见多怪了。我敢说如今这公路上跑的公安车，十之三四都是冒牌货。好多市长书记的都喜欢把自己的车子披上公安的皮。

西川沉默了。

林雪看着这个一副落魄不羁的年轻人，突然说，我们的“准刘欢”先生，来一段《我的湄公河》如何？



毕四海卷

西川看看林雪说，我再次郑重声明，谁再那么叫我就和他血战到底。我和那个人一点都不搭界。我就是我，西川。

说着，西川拿起他的新式冲锋枪，一边作着弹奏的样子，一边唱起了那只歌——

受伤的大象在椰林里忧伤，
疲倦的湄公河在暹罗山里流淌。
金色的佛塔映照在河床上，
虔诚的信徒把木鱼的寂寞播撒在我的心房。
一叶小舟在河水里飘荡，
采撷占芭花的姑娘骑着大象。
占芭花雨季才会开放，
湄公河八月才能潮涨，
小舟呀茫茫，
姑娘呀远方。

林雪被西川的旋律和歌词迷醉了，忘记了心中的烦恼和沉重。她说，无边的椰林，金色的佛塔，虔诚的信徒，一个多么善良的民族，谁能够想得到呢，这几年却变成了国际社会藏污纳垢之地。

西川说局长大人，你说的并不准确，是国际社会污



染了这一片圣洁的土地。十年前，老挝、泰国、湄公河，还是地球上仅存的几处自然文明的活化石。

林雪看着西川，端详着他，你在泰国出生吗？

西川陷入了某种深思中，好像没有听见林雪的问候

.....

钉子冷不丁地说，西川，你这个泰国大华侨，国际刑警干得好好的，美元挣的大大的，为什么当起了傻帽，回国来挣几百元的人民币，来当这个小小的中国警察？

几个侦察员趁机发难，七嘴八舌地问，你是不是谁的卧底呀.....你是不是特想表现一番爱国主义呀.....你是不是叫东南亚黑妹给甩了你八成.....

西川瞪了林雪一眼，没有答理他们的七嘴八舌，却放开了嗓子把那首椰林曲子唱得更加忧伤，更加沙哑，更加深厚。

林 雪

林雪的车子猛地刹在沙飞的面前，林雪第一个下车，钉子、西川他们紧随其后。

我真的是来晚了。看看，人家那个所谓的缉私队已经把“猎物”包围成铁桶一般。人家一二三四.....总共



毕四海卷

十五个人，而我才只有六个人。人家的包围圈根本不允许我进去。沙飞很悠闲地站在一边抽着他的大中华，慢悠悠的，很讲究地吐着烟圈。可是我感觉得出来，他的悠闲里充满着戒备和杀意。他的那些队员们确实是在很认真地检查着，但是他们不时瞥来的眼神足以说明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会干另一件事情。怎么办？来硬的显然不行，我也听说了我的前任就是要强行检查并把沙飞的一个队员以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当场戴上了手铐，结果被沙飞毒打了一顿……

沙飞主动和林雪打招呼：林局长，怎么样，我们检查的还算认真吧？以后，这一块就不用你费心了。

我和这样的家伙能够说什么呢？我只有把愤怒、复杂的思绪化做无可奈何咽进肚子里。

秦为光对林雪的突然到来先是吃了一惊，随后好像明白了什么。他对沙飞瞥去佩服的一个眼神，然后换上一副笑脸来到林雪的面前，老同学，你现在好威风呀。

林雪说，还是你这个大艺术家潇洒。

秦为光说，如今这个社会，艺术已经一钱不值了。一个钱，一个权，才是硬通货，这两样东西，老同学你



可是一样都不缺呀。

搞了半天，原来这个“买卖”竟然是他在做的。这个从高中时期就自我标榜清高和艺术并出身于艺术世家的风流才子，难道也经受不了清贫，也去“下海”捞鱼鳖虾蟹不成？

林雪不耐烦地说对不起，那些事情以后咱们再讨论好不好？今天我们是来执行公务的。

沙飞说林局长，你们就不必了吧。你们忙去好了，这边的活儿我已经干完了。他又对飞龙说，对不起团长先生，你们可以走了。

这个“假猴王”比真孙悟空还要真呀！林雪叫道：慢，我们还要查一查的。

秦为光非常不满地说，今天这是怎么了，你查，他查，我还要查，老同学，泰国飞龙民族歌舞团来我省友好访问演出可是省政府正式邀请的，这是我们的厅长。

林雪和厅长主动握手。

厅长说林副局长，他们是文化使者，不是商人，我看就不要折腾了好不好？副省长还在宾馆里等着接待呢。

林雪说对不起，厅长，这是公务。

厅长一脸无可奈何，对飞龙说：团长先生，叫您见笑了，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在我们中国，谁都